



■图片故事

失踪的汤圆

□刘希文/图

母亲是个做汤圆的好手，不仅汤圆做得又圆又甜，又糯又软，而且个头大小均匀，像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，我们全家都很爱吃。

那些年，因为家里穷，每年元宵节，母亲做的汤圆只能“限量供应”，爷爷奶奶各二十个，父母各十五个，我和妹妹各十个。

汤圆的味道真美呀！我吃完，总要向别人的碗里瞟，希望别人多剩点，爷爷奶奶的我不敢觑觑的，父亲会骂。瓜分父母的倒是理所当然，可我每次瞟过母亲的碗，总是空的，而父亲的碗里总还有几粒，他会疼爱地分给我们两个，而每每这时，我就会嗔怪母亲吃得很快。母亲总会笑着说：“下次，下次一定吃慢点儿。”而年来，母亲总是忘了自己的承诺，每次我去看她的碗，还是空的。

十岁那年的元宵节，我留了个心眼儿，想守在母亲身边看清楚她是如何迅速消灭那碗汤圆的。那天，汤圆煮熟后，我们每人都分到了一碗，母亲也不例外，满满的一碗汤圆，冒着欢腾的热气。虽然是最后摆在灶台上的，但对我的诱惑力还是足够大的。

吃汤圆时，我们都是把碗放在桌子上，慢慢地吃，而母亲则两手举着碗，几乎是把整个头埋

在碗里吃，生怕我们看见似的，我担心汤圆又被她吃完，冷不防地拍了一下她的背，母亲停下手，把头扬起来。然而，我看到，母亲的碗里根本没有汤圆，而是半碗清汤。我错愕极了，汤圆去哪儿了？我明明看到分到母亲碗里的是满满一碗汤圆呀！

我四处寻找，终于在我家唯一的保温盒里发现了失踪的汤圆，母亲留着汤圆干什么呢？看见母亲提着保温盒出门，我悄悄跟在后面，不知不觉就到了隔壁王爷爷家。

回来后，我问母亲：“你干嘛自己不吃汤圆，而给王爷爷吃？”母亲见我发现了她的秘密，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孩子，王爷爷是个五保户，无儿无女，怪可怜的。而且，你小时候溺水，要不是王爷爷搭救，差点儿就没命了。你要记住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道理。”母亲又叮嘱：“你别让爷爷奶奶知道，要不他们吃得不安心的。”

那一碗失踪的汤圆，成了我和母亲之间的秘密。

再之后的元宵节，母亲的那碗汤圆仍旧会失踪，只是我再也不会让母亲捧着一个空碗做样子，我总是找各种理由，分一半汤圆给她。

母亲让我明白，爱，是需要及时回报的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，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■家庭相册

爷爷身边的小木凳

□赵思远 文/图

电视机前，爷爷还是眯着眼睛，以为他睡着了，叫他却又能马上看你。偶尔问问工作和生活，有些问题似乎问了好几遍，我也回答得不厌其烦。

一年又一年，春晚的形式也从大家的翘首期盼变成如今的抢红包时间。可爷爷永远都是守在中央电视台前，安静的让我觉得岁月并未改变。

是的，什么都没变。老式的衣柜、电风扇，素雅的窗帘，快绝版的沙发和挂历……我反倒觉得，这些古董让我仿佛回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，重新拥有了对春晚的期盼、对除夕的眷恋，好像出了这个门儿，怎么看春晚都觉得索然无味。尤其是那个被漆成奶黄色的小木凳，在我的视线里，在家人的身边，度过了二十年。

记得是哪个街坊邻居用废旧木料将木凳钉好，凳子的一侧，两腿之间，却少一根连接杆，只毗出一颗“尖牙”，像是一块胎记。凳子原本颜色也不是现在的奶黄，只是本来的木料颜色，可



这小凳子坐起来麻麻渣渣，经常刺扎我的屁股，才被涂上了这一层厚厚的油漆。

自打我有了记忆开始，它便陪我，这小凳子仿佛也有了生命，陪爷爷奶奶，开始了漫长的岁月。小时候，爷爷坐在沙发上

看报，我坐在小凳子上和奶奶调皮打闹；懂事一点了，我坐在小凳子上十分神气地在二老面前将《恐龙大全》倒背如流；等到我高一，奶奶走了，大家送葬，爷爷没去。他是一个不善于表达的人，将自己对奶奶的感情深深藏在心里，只是坐在椅子上，很僵硬，不说话。我陪着他，自己也被传染，哭不出来，却不自觉地将屁股移到了这和身材已经显得有些不太搭的小凳子上，好像抬头就能看见奶奶对我笑。

如今，奶奶的拐杖也变成了爷爷的，这小凳子还是无时无刻地陪伴在他左右。给爷爷接水洗脚时，爷爷坐在床上，盆放在小凳子上，刚刚好，爷爷就这样侧着看电视，十分享受；就寝时，它又成为爷爷放夜壶的地方，坚守着自己的岗位。

再次坐在这小凳子上，小凳子已是吱吱呀呀，曾经的坚固无比，也耐不住这么多年的风霜侵蚀，就像爷爷一直不舍得喝的那几罐陈茶。小凳子不会说话，就像是爷爷看电视眯着眼睛的时候一样，安静、深沉。而那吱吱呀呀的声音，就像是爷爷反反复复问我的那些家长里短，叫我听得伤感，听得幸福。

■“八小时约定”征文选登

淘气鬼“老疙瘩”

□齐大志

“老疙瘩”名叫霍长华。工友习惯喊他“老疙瘩”这个乳名，而我呢，个性偏爱心里打趣：这小子，黑不溜秋的圆盘脸上，还真长不少绿豆大的疙瘩。“老疙瘩”，嘿嘿，这名儿起的，名副其实！

我和霍长华都学钳工。1984年密云棉纺厂筹建时，所有入职工根据分配工种，需要派到对口企业相对应的专业技术岗位进行岗前培训。8个月学徒期，霍长华给我最深的印象是：淘气！吃过晚饭，我们同宿舍的7名学员，没特殊事儿都“啃”专业书。因为学徒期满，棉纺厂要对派出的学员进行业务考核。不及格，就丢“饭碗”，真得打铺盖卷儿回家。可是在工余时间，霍长华却另类，“嗖”地这一趟，“突”地那一遭，顶数他闹腾。晚饭后，他不是找人打羽毛球，就是对着墙壁自己踢足球。有一次，霍长华踢球踢得大汗淋漓，推开宿舍门，感觉屋里闷热，嘻笑着说了句，“刚入冬就生火炉，坐月子呐！”说着，就把半脸盆水一股脑灌进炉筒子，屋顶瞬间腾起了夹裹着渣土的巨大水雾，呛得躺在床上的人不住地咳嗽……总之，霍长华是学员们公认淘气鬼，学习不认真，玩儿起来特欢实！

学徒期满，出人意料的是：霍长华跟我们一样，顺利通过了考核。而且成绩一公布，霍长华居然和我并列考取了第一名。这样的结果，不得不让我想起人们常说的那句话：越是淘气鬼，脑袋瓜儿往往越好使。这样说来，霍长华就该属于脑瓜儿灵便、透亮活泛的淘气鬼了。

尤其是1991年全县技术工人等级考试，霍长华在两千多人参加的考核中，顺利通过工具钳工

中级技术资格。那次考试，通过率为50:1。拿下中级本，霍长华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我们的钳工班班长。那年，我跟霍长华都是26岁。

我确认霍长华脑瓜儿天生好使。可下面的事，又似乎给我提醒了什么：

一天晚上，我下班刚到家，忽然想起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要播我写的一篇文章，可收音机放更衣柜，忘带回了。回厂区，临近钳工班，灯光亮着。我走进屋子，见霍长华蹲在镀锌铁板上，撅着屁股正忙着什么。到跟前我才看清，他正对照书籍，用划规忙着放线。

厂里新建一所幼儿园，为节约经费，厂部要求钳工班自主研发大型室外玩具。早晨一上班，霍长华让大家琢磨，争取做出几套好看又实用的玩具。有人提出做一套飞机模型，可对如何放线，大伙儿都犯难。

“不行就做简单玩具，反正上面也没提具体要求。”有人提议。“差一尺，凑合使；缺一丈，将就上。凑合应付一下得了。”有工友半开玩笑地说。

听着工友的话，霍长华用两个指头不停地拿捏着腮帮子，骨碌碌的眼球在大家身上扫来扫去，却没吱声。这个老淘气鬼，我不知他在打着啥主意，真是难得消停一回。

后来我才知道，中午没吃饭，霍长华就骑自行车去了县新华书店。买回书，他又向厂里加工白铁的师傅请教。玩具制作有工期要求，霍长华跟车间申请，晚上加班，对照书籍，在镀锌铁板上实际操作一下。

幼儿园玩具如期使用。对美观、新颖和实用性，厂部有关领导现场观摩后大加赞赏。钳工班由此得到厂部通报表彰。

红底黑字的表彰榜前，工友们簇拥着霍长华，嘴里一劲儿喊：“老疙瘩”真牛。

我摇了一把霍长华的肩膀，顺口溜出一句：“‘老疙瘩’，我看你小子叫‘淘气鬼儿’更合适！”霍长华笑着连连点头，很满意的神态。

晚上到“老疙瘩”家，在他不大的居室里，一书柜格外显眼。打开一看，钳工、钣金工等技术书籍，足有几十本。我跟“老疙瘩”共事十一载，直到1994年我考上记者。2007年，棉纺厂倒闭，“老疙瘩”去京城开出租车。打那儿，我们彼此没联系过，也没见过面。

今秋，我与“老疙瘩”在健身公园偶遇，见他头发已是半数染霜，但红光满面，精气神儿很好。热聊时我得知，2010年“老疙瘩”又做起汽修，开始是自己打理，去年才收了几名员工，汽修店的生意挺红火。

我说：“你是小企业，大老板哦！”“啥老板？是地道的汽修工。我呀，天生干活儿的料。”他回答。

我有些费解。看我拧着眉头，“老疙瘩”耸了耸肩，不禁乐出了声：“不瞒你说，店里的伙计，都是塞进来的三亲六故。等我从里面带一两个能拿出漂亮活儿的，再当老板。”“老疙瘩”顿了一下，嘴里蹦出俩字，“也悬！”

我正琢磨，“老疙瘩”啥空儿又学会汽修的呢？这个扣子没解开，另个疙瘩又推到眼前：带出干漂亮活儿的业务能手后，再当老板“也悬”？

我将疑惑和盘托出。“老疙瘩”笑答：“是啊，老板难当！我这人当了老板，不拿扳子、卡尺，手里怕是没着没落。哈哈，我说我是干活儿的料嘛……”原来如此。这么说，“老疙瘩”还真是“老板难当”了呢！

呵，老疙瘩，好一个当年的淘气鬼！眼下，我同样对你“老板难当”里透出的品质由衷点赞！